

家有儿女·

叛逆

张逸波

前天, 闺女和她同学一起逛街, 买了两件衣服, 虽然不是过分出格另类, 可就在我看来, 还是有些前卫。蓝色牛仔裤, 挺好, 但裤腿肥肥的, 扎眼的是外侧裤缝, 竟然分别有两竖道相距很宽的装饰布条, 怎么看都有点不伦不类。另一件是黑色圆领中袖衫, 可下摆却是一圈参差不齐的大锯齿。

我忍不住委婉地提醒她, 挑选衣服要符合自己的年龄特点。刚刚切入话题, 她已经不耐烦了, 很生气地为自己的选择激烈辩护, 就差点很不礼貌地说我老封建老顽固了。

面对女儿的对立情绪, 我对自己出乎意料的平静, 有一点讶异。因为忽然觉得这种言辞激烈的冲突场面, 仿佛就出现在前两天, 只不过那敢于顶嘴辩解的小孩换成了我, 那个被顶撞的人是我的母亲或者父亲。我想那时的叛逆情绪和激烈言辞比起女儿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一时有点恍然, 时间太快了, 女儿

一天天长大, 已经到了叛逆期; 时间又太慢了, 我这奔四十岁的人, 叛逆期仿佛就在昨天。

我小时候听话懂事, 在父母的鼓励下, 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是挺讨父母疼爱的。可是慢慢到了叛逆期, 小小少年的烦恼增加了, 感觉父母思想落后, 观念陈旧, 不愿听他们批评教育, 还自以为是地辩解, 跟他们唱对台戏。每一次顶嘴都把母亲气得无言以对, 暗自捶胸, 每一次顶撞都把父亲气得跺脚摇头, 恨铁不成钢。

我平时在外沉默温顺, 但在父母面前, 恐怕当时把所有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不顺心和戾气, 都一股脑儿地倾泻给了他们, 毫无保留。虽然过后也会暗自后悔, 但下次依然会变本加利地顶撞。

今天, 女儿顶撞我的时候, 突然间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 这莫非就是一种报应? 即使真是如此, 那也是我该活该遭报应!

我知道女儿处在彰显个性、

自我意识迅速觉醒的年龄, 挑选衣服有自己的眼光, 是成长的一种表现, 这我能理解, 因为小时候我有类似的经历。

到初二那年, 母亲知道我挑剔难打发, 买布料做衣服时特意带上我, 选花色时询问我的意见, 这在当时也算是给予我莫大的尊重, 只可惜我不识好歹, 母亲挑选的那一种布料, 母亲说我穿不合适, 太老气, 就这样僵持不下。我认定了那种布料, 母亲反复劝解甚至斥责, 都无法打动执拗的我, 只得生气地付钱, 匆匆买下。我还记得, 那是一件深蓝底色带有白色小菱形方块的衬衫, 的确有我看中的素净色调, 但穿在十五岁的我身上, 实在过于稳重老气了。

那件衣服上身穿了两三个夏天,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人告诉我, 这件衣服颜色格调很别致, 夸我有眼光。但是, 始终没有。

母亲, 现在我才知, 是我选择错了。

记忆深处·

心坎儿上的家

孙淑敏

娘离开我们已经十六年, 我们离开家也已十六个春秋。随着娘的离世, 老屋也随之易了主人, 儿时的家已不复存在。

老屋的消逝, 让儿时的一切痕迹都灰飞烟灭, 空旷的院子里横七竖八地斜躺着新主人散放的木材。凄凉, 凋敝, 使人悲从心生。

模糊的视线中, 那四间土墙灰瓦的老屋却依旧岿然不动。

推开黑色的木门, 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几只芦花鸡在悠闲地觅食, 厨房上空飘起袅袅炊烟, 一股小磨香油伴着葱花特有的诱人香味勾出了我的馋液。

小菜园里, 西红柿上架了, 红通通, 青亮亮, 白里透青, 青里泛红, 红里带着甜味儿, 大的, 小的, 红的, 绿的, 一个个透着甜, 露着酸, 青青红红的果儿上露珠刚刚滑下。那顶着细小刺的肥厚绿叶上也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 透着诱人的清香, 泛着油油的绿意, 怎不让人心生怜爱呢?

顶着黄花、披着尖刺的黄瓜, 或直或曲地垂在枝藤, 瓜恋藤, 藤恋瓜, 瓜瓜藤藤不分离。几垄丝瓜线豆角密密匝匝地爬满藤架, 淡紫色的小花笑看绵延不断的缠绵……一院绿意, 一院葱茏。

洗衣池边, 娘在洗衣, 她不时用棒槌在洗衣石上捶打衣物。两只傻鹅在池边嬉戏, 长长的脖子伸进水池, 撩起水往翅膀里泼洒。那肥肥胖胖的懒猫, 卧在娘的脚边, 慵懒得半睡半醒。最为调皮的黑头白身的小羊羔, 探着身子偷吃架上的嫩黄瓜。最为勤快的黑母鸡, 飞出鸡窝, “咯咯嗒嗒”地炫耀着……

西南角的小枣树已经绿意盎然, 枝头上长出玲珑如玉的小精灵, 它是不会辜负我和三姐每年为它涂抹的腊八米粥的。

堂屋的半导体里传来单田芳嘶哑的声音, 那上了年纪的老摆钟却分秒不差地不停摆动, 墙上玻璃框里的黑白照片记录着过去的时光……

关上黑色的木门, 一切都定格在记忆深处, 老屋还是原来的模样, 娘也依然那么亲切, 儿时的家在我的心头永驻。

偶尔会想起家, 想起老屋, 想起那个生机盎然的小院, 其实我知道我真正想的是什么。



有滋有味·

爱情的味道

李红岩

这几天喝中了麦片鸡蛋稀饭。鸡蛋打碎在锅里, 蛋清入喉滑溜清爽, 像快乐的小鱼在喉间游走, 蛋黄有淡淡的香, 麦片筋道, 咀嚼时还发出细微的“砰砰啪啪”的脆响, 感觉奇妙而美好。

晚上临睡前, 我对先生说: “麦片鸡蛋稀饭还怪好喝哩, 明天我也起来帮你做饭, 我打稀饭, 你摊煎饼, 好不好?” 先生不屑地“嗯”了一声, 算是应答。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又在怀疑我许诺却不照办。

第二天, 闹钟按时“叮铃铃”响, 我听见先生“唉”了一声, 关掉闹钟。这大冬天的, 温暖的被

窝, 他也不想离开呀。迟了一小会儿, 他披衣起床。

我屏住呼吸, 假装在睡, 我怕他喊我。

先生起来了, 轻轻地带上卧室的门, 随后我听见厨房的灯被他“啪”的一声摁响。

之后, 我又迷糊了一会儿。

“快起来, 该吃饭了。”先生在厨房里快活地喊。

这声音, 我太熟悉了, 每天如此, 熟悉得觉得被叫起吃早饭是理所当然的。

我起床, 照例蓬着头发直奔厨房。

我看到的是一个多么温馨

的画面: 先生腰间围着我那条可爱的花围裙, 他右手挥舞着锅铲, 左手轻按着煎饼快速又均匀地旋转, 两眼专注地盯着锅面, 生怕它飞了似的。旁边盘子里已经煎好两张, 焦黄色, 鼓起透明的小油泡。我又掀开电饭锅, 麦片鸡蛋稀饭已经好了。

这, 就是我的先生。我们风风雨雨二十年了, 日子过得平淡淡。我老在心里抱怨他没有玫瑰, 不懂爱情, 可他记得我最爱吃什么, 总是努力又努力地去。虽然他有些笨拙, 虽然他做得不一定好, 但他做出来的, 是爱情的味道。

微语录

● 熟人简直就是人际关系中的黑洞, 比亲戚多管闲事, 没朋友仗义, 冷不丁让你吃一个碍于情面的亏。

● 其实, 我们哪有什么情人节、七夕节、春节等名目繁多的节日, 我们只过情人节、情人节 s、情人节 plus、情人节 mini。

● 一路上有你, 苦一点也愿意, 苦很多则免谈。

● 惯着我的人才有资格管着我。

● 金木水火土之中, 最富有的是木, 因为木有钱。

● 很多人都说: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 我没有勇气面对和足够努力去争取我想要的。

(综合)